

宁波青年作家群渐成气候

朱夏楠

文学的传承需要后继有人。宁波市文联以及宁波市作家协会一直把“出作品、出人才”放在工作的第一位，通过对青年作家的多年精心呵护和培育，连续出版了多套浙东作家文丛，70后、80后新锐文丛；通过举办宁波文学周大型活动，为宁波的青年作家搭建平台。如今，文学甬军中的青年作家队伍建设已经走在了全省的前列。截至目前，已经有两位青年作家获得了“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”的荣誉称号，其中张忌是获得“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”最年轻的作家之一。今年刚刚获奖的高鹏程又是该奖项设立以来，首位以诗歌登榜的青年诗人。另有多人获得过“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”提名奖、各类文学期刊的文学奖。宁波的青年作家队伍涵盖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各个门类，涌现出如此整齐且整体实力强劲的青年作家队伍，在全省也属罕见。

在当今时代，我们更需要文学有新的发展，青年作家就担负着这样的重任。正因为有年轻人的不断加入，才让宁波的文学事业焕发出持久而璀璨的生命力。

诗歌创作群体： 结构合理 实力强劲

宁波向来是诗歌创作大市，在浙江文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宁波的青年诗人遍布全市，是目前青年作家队伍中最活跃的创作力量，除了已经获得“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”的高鹏程之外，钱利娜、张巧惠、陈德根、风荷、顾宝凯、江南梅、玉上烟等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诗人。这支青年诗人队伍以70后为主，年龄层次跨越10多年，结构合理，实力强劲，在全省属于首屈一指。

钱利娜—— 从教师到诗人的蜕变



钱利娜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，出生在宁波，生活在宁波，连大学也选择了本地的宁波大学。毕业后，她顺利成章地在鄞州一个中学当了语文老师。教书育人很磨炼一个人的耐心，需要把心血全部倾注在学生们的身上。那时候，钱利娜已经开始写诗，只是知道她名字的人很少。在学校，她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师，尽心尽责地教书，仔仔细细地备课，在学生心目中，她是非常受欢迎的老师。

当一个人的能量足够庞大时，需要不断审视周围的环境是否匹配。当了6年的语文老师，钱利娜最终去了鄞州文联，内心的小宇宙终于爆发。近些年来的她的诗歌作品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十月》、《星星》、《诗选刊》等国内各种年度选本。她还凭借组诗《盈虚之间》获人民文学新人奖，2014年，长篇纪实文学《一个都不放弃》获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并作为全省唯一一部纪实文学上报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评选。鉴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优异成绩，她获得了“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”优秀青年作品奖，入选了宁波市文艺家工作室，获评市“六个一批人才”、市“十大文化新星”等荣誉称号。

张巧慧—— 腹有诗书气自华

张巧慧是慈溪陈之佛艺术馆馆长，在读书时修读的是美术，扎实的

美学修养和艺术基础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滋养。2006年，她出版了散文集《画荷的女人》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。2008年、2009年两度获得人民文学社主办的全国征文二等奖，2011年又出版了诗集《朔风无事》，获得“2011—2012年度宁波市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奖”。另外有诸多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十月》、《星星》、《作家》、《中国诗歌》、《诗选刊》等纯文学杂志，入选中国作协选编的诗歌年选，入选高考模拟试卷。

无论是散文、诗歌，还是现如今在博客上的涂鸦和琐记，她总是善于从生活的表面直抵生活的本质，挖掘出人生更丰厚的意义。她说：文学艺术的美不仅指唯美，有时候疼痛和审美也是一种美。比如说摄影作品中的



老人的沧桑感就会有岁月沉淀之美和时光的分量，诗歌的诗意也恰恰指向生活的厚重和疼痛，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诗情画意，而是力量。文学作品给人带来美感、震撼、共鸣的同时，更要给人以思考。张巧慧的手机里存着一些自己发给自己的短句，这是她的偶得。张巧慧笑言，白天没工夫写诗，晚上半梦半醒之间似乎进入了状态，时时有佳句，朦朦胧胧间就把它摘录下来。

在宁波青年诗人诗作研讨会上，张巧慧的诗获得了商震、梁平、阎安等文学大家的充分肯定，专家认为张巧慧诗作的“饱满丰富”，得益于其多门类艺术的修养和知识储备。

“功夫在诗外。”她自己也这样说。张巧慧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小女人，也是一个充满思考的知性女人。

陈德根—— 布依族行吟诗人

陈德根的身上有两个典型的标签，一是80后，二是他来自贵州，是个布依族青年。2006年，因为女朋友在慈溪工作，远在贵州的陈德根决定投奔爱情。至今，陈德根还记得女朋友如此形容慈溪：这边风景好。

见惯了高山峻岭，到了沿海开阔地带，陈德根觉得这边风景确实很好。其实早在贵州老家，陈德根就开始写诗，但作品仅仅在当地的县报上发表。让他意料不到的是，到了慈溪以后，他的创作局面发生了新的转变，陆续有报刊发表他的诗歌作品，使他的创作迅速成熟了起来。这些年，《诗刊》、《诗选刊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民族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了陈德根的大量诗歌，让陈德根走进了大家的文学视野。他先后获得了《诗潮》、《星星》、《诗刊》等主办的全国征文大赛奖项，贵州省文联主办的“尹珍诗歌奖”新人奖，《十月》青年作家奖等。诗集《家族简史》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重点扶持项目。2013年，代表宁波青年诗人参加《诗刊》社第29届青春诗会。

目前，陈德根依旧保持着一颗平静而沉稳的心继续从事他的诗歌创作。他现在一家企业编内刊，白天在城市里上班，晚上回到他在小镇上的出租屋。除了和好友们聚会，大部分时间是陪儿子在公园里摆弄那些健身器材。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——每天晚饭后至少在小镇上溜达一圈。写诗用的是入睡前的一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，保持着一个行吟诗人的潇洒和浪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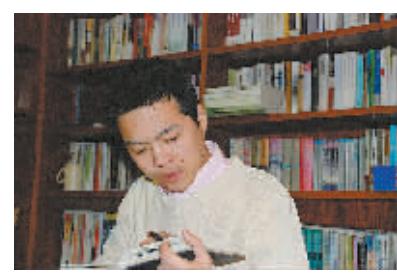


好散文既好看又深邃，既需要丰厚学养又需要对生活的真诚与挚爱。

正是因为这种创作雄心，让他的散文日渐散发出光芒。近些年来，他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散文选刊》、《海外文摘》、《读者》、《青年文摘》等刊物发表作品200多万字。有散文入选《2009中国年度散文》、《2010中国随笔排行榜》等选集。著有《纸上的故园》、《别嫌我们长得慢》、《沈氏家族》、《袁氏家族》、《见字如晤》等书籍。其中，长篇儿童小说《别嫌我们长得慢》获浙江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新近创作的散文集《边缘生活》入选浙江省作家协会新荷文丛。

散文创作群体： 风气已开 后继者众

宁波是出散文大家的地方，当代的余秋雨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先例，后来又有赵柏田的历史大散文，他们在当代文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宁波的散文作者为数众多，近些年冒出来的帕蒂古丽虽然年龄上不属于青年作家，但她的散文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徐海蛟、干亚群等人则是青年散文家中的佼佼者。



徐海蛟—— 雄心勃勃的散文开拓者

徐海蛟在少年时代就展露出优秀

的文学天赋。他说，少年时代写作，更多出于一种期望被赞赏的虚荣，觉得通过一种媒介让自己的心思变为铅字，是骄傲的事情。写了许多年后，写作已转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，甚至成为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。

这几年，写了诸多儿童文学作品和中短篇小说以后，徐海蛟将创作重心转向散文，原因是出于大家对散文的偏见，许多人认为散文是写作门槛最低的一种文体，拿起笔来就可以写。而事实相反，反观这些年的文学作品，好的散文越来越少。由此，他想在散文写作上打开一个局面，好让人们明白，



小说创作群体： 新锐亮相 叙事成熟

小说是宁波文学的传统强项。去年首届宁波文学周期间，一下子推出了6位70后小说新锐，他们分别是：张忌、雷默、余余、杨卓娅、俞妍和赵挺。这些小说新锐的亮相，让在场的名刊主编们大吃一惊，因为他们的叙事已经非常成熟，具备了走向全国的实力和潜质。除了这些小说新锐，司属、符利群、陈伟军、刘小波等一批70后、80后也具备了雄厚的实力，让宁波的青年小说家队伍显得更加整齐。



点拨之下，小说写得越来越像模像样。近些年来的《花城》、《大家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江南》、《芙蓉》等杂志上频频亮相，被各种选刊选载，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。

俞妍： 从自发到自觉



雷默： 记者中小说写得最好

雷默现在是《文学港》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，同时又负责着宁波作家协会秘书处的工作，算是踏入文学这个行业了。在从事该工作前，他是个做了10年电视的媒体人。雷默并非电视科班出身，在大学里学的是微生物专业，名副其实的理工男，也是阴差阳错的机会让他走进了媒体行业。电视台的工作，对他来说得心应手，只是感觉太忙碌了。去年，他的小宝宝出生，让他下定决心彻底转行。他希望找个相对清闲点的工作，于是参加了招考，并以总成绩第一顺利考取了现在的职位。

其实在还是个记者的时候，雷默就开始了小说创作，他调侃自己“记者中小说写得最好，小说家中新闻稿写得最好”。早在六七年前，他的小说就先后在《天涯》、《清明》、《作品》、《文学界》等杂志发表，那时候，小说对他来说只是业余生活的调剂，就是写着玩的。后来越玩越正经，像生了病，一段时间没写小说，心里就焦灼不安。很幸运，他得到了著名小说家谢志强老师的指导，

俞妍的创作之路追溯起来有近20年的历史了。1995年，作为一名教师，她在《浙江教育报》上发表了一篇2000多字的散文，从此，喜欢上写作再没回过头。俞妍自嘲天资愚钝，虽然之后写了很多年，但读书和写作一直处于懵懂的状态。直到2008年，一篇被自己称作“小说”的东西完成了，被《文学港》杂志的谢志强老师特别关注了一下，随后又一连发了好几篇小说。俞妍说，那时起，她才找到了一些写小说的感觉。从《文学港》起步后，她的写作路子慢慢拓宽，先后在《长江文艺》、《雨花》、《黄河文学》、《小说林》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小说。

俞妍觉得，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的门径，找到门径，迈入其中，那才可以称得上创作。经过10多年磨炼，她才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那扇大门。她

说她喜欢小说创作，也只想写好自己的那一部分。

赵挺： 选择一种自己的方式

赵挺能让人一眼看出那种离经叛道的气质。他出生于1988年，刚考上大学时，因为厌烦日语专业，竟然自作主张地选择了辍学，这让家里的父母很焦虑。父母本来给他规划了一个理想的人生，就是好好地念完大学，顺顺利利地毕业，最好毕业的时候能考个公务员。但赵挺把这些看得很轻，他知道父母担心他不读书会变成一个问题青年，对这一点，赵挺心中自有把握，他清楚自己只是贪玩，内心还是充满善良和正义。他只是想摆脱长辈安排的生活，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。

从学校出来后，他很快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，这部小说让市作协主席荣光大吃一惊，她惊叹于赵挺惊人的文学天赋。此后，赵挺的小说写得越来越成熟，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。只是还有些贪玩，工作一段时间，攒够了钱，就会出门旅游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希望在35岁的时候，一切都安定下来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安心地写属于自己的小说。

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

照片“风波”

——傅丹

我的外婆出身于书香门第，自幼受琴棋书画熏陶，尤其擅长演奏琵琶，可以说，我是在外婆的琴声中长大的。

母亲经常带我去音乐演奏的场所，记得有一次进书场，听到轻柔婉转的琵琶声，我大叫：“妈妈，外婆的琵琶！”妈妈告诉我：“这是临海词调。”不久后，我成为“临海词调乐社”的一名业余演员。

1962年，我刚满15岁，就跟团参加在宁波举行的全省曲艺会演。正是那一次，我认识了与我同龄的第一位琵琶启蒙老师——来自浙江曲艺团的琵琶乐手章婉萍。1963年5月的上海之行是我艺术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我遇到了孙雪金老师。他是我舅舅的高中同学，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四学生，准备留校任教。孙老师高大帅气，戴着眼镜，温文尔雅，执教时却非常严苛。第一次见面，他让我弹一首自己认为最拿手的曲子，听罢，他说：“乐感还不错，但指法太不规范，得从头来过。”我一下子懵了。这时孙老师又问：“小姑娘，想学好琵琶，有没有决心？”“有，有，当然有！”我一连串说了三个“有”字。

在跟孙老师学习期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杨小仲导演“相中”，推荐我参加一个演员培训班，拍了不少照片，其中有几张还被摆到了南京路上一家很有名的照相馆的橱窗里。巧的是，照片被孙老师无意间看到了，他“勒令”我去取下。孙老师严肃地说：“做人，不能这么招摇，你得记住，虚荣心太盛不是件好事！”照片最终摘了下来，一场“风波”就此平息，我从中明白了为人处世需要低调谦逊，对待艺术需要执着专一的道理。

1964年夏，我顺利地考进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，从此成了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。（严龙 整理）

傅丹，又名雷傅丹，畲族。1947年3月出生于宁波市海曙区。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一级演奏员。1991年起任宁波市歌舞团团长、宁波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宁波市艺术剧院院长、宁波市文联主席、宁波市政协副主席。现为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宁波市文联名誉主席、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。原创《秋水夕照》、《上茶山》作品被收录进《中国琵琶名曲荟萃》文集。

傅丹